運轉歷史的驕傲

瀛苑副刊

清晨到夜間，北大校園內各處都是拿著小本子的背誦聲，學生們每天唸書的平均時間是十小時，而睡眠時間不到五小時。此外，校內也開設漢語培訓班，藉著學語言，交流各國不同的文化，以打開新領域的視窗。

遊學的出走心情像是趕火車的催促，探訪記憶中很熟悉的陌生領域，總有一股說不出的奇怪感受，奔赴環境的邀請，讓人無法不去為這想像留點夢。

近年來，自我充實和休閒生活的規劃，日益受到重視。二〇〇一年，總計出國人數為7,189,334人，觀光旅客的首站抵達地，到亞洲地區的共有5,852,422人，其中到香港的有2,320,154人；到澳門的有1,152,815人，占了總數的一半以上（據台灣觀光局出國旅客人數統計表）。從香港紅磡到大陸有巴士、鐵路、遊船等方式，幾乎每分鐘都可以往大陸跑，開往深圳的巴士每半小時就有一班，車程也只要六十五分鐘。自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〇年，前往大陸的民眾，更是每年以400,000人次的成長率遞增著。（依據台灣觀光局之統計資料）

每到寒暑假，飛往大陸的遊學團就有數十個之多，各民間基金會也多次舉辦兩岸大學生互訪活動。清華、南京、復旦、廈門，到大陸的遊學團是最近的大熱門，相較於歐美等團，語言通、消費低、生活習慣也相近，而且，再怎麼說，台灣學子也想看看課本介紹的光景，在種種推動的衝擊下。自然，大陸是個很誘人的呼喚，由此，學生們欲行萬里路，紛紛飛過了海峽。

飛回一個歷史的懷抱

理由其實不用太多，只是看到了北京城在招手，二〇〇一年七月十日，「中華民國海峽兩岸文教經貿交流協會」主辦「中華文化研習營」，地點是百年歷史的最高學府——北京大學。

一百一十人的大團體，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及研究生，不少團員們第一次出國就選擇了「回國」，台大電機所碩二的王基峰說，北京是大陸的首善之都，具有歷史與地

緣上的代表性，就像來台灣就得到台北一樣。團長韓宜靜是中德文化經濟協會祕書長，在德國待了十多年，授課於輔仁大學的她，也是首次「回航」，懷著大學時代的心情，也要痛快的玩一趟。輔大影傳系的鄭志賢是值星，現在是國會委員助理，由於大家的年齡相若，扳起面孔的命令已不適宜，何況又是打著文化交流的旗幟，只叮嚀：「到了那兒，要請大家相互照顧，多配合一下。」

陳幼馨和黃雅琳是北一女的應屆畢業生，行前說明會那天，她們還在進行第二天的大學聯考，代表來的媽媽，下午還要先離開去送便當。

台大園藝系畢業的朱殷廷，剛申請上美國UCLA的生物科技系，九月就要開始五年的留學生活，趁著赴美之前，趕快到大陸，留一點屬於中國的回憶。去年才從歐洲自助旅行回來，他說：「有生之年一定要走出去，才能學會照顧自己，認識生命。」他的妹妹也參加了暑期遊學團，正在上海復旦大學。

分隊、介紹、交待時間，接著，七月十日，起飛。

赴一場千年的問候

北大語言所長趙杰教授說，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、七十九種語言，清代是歷代外語能力最好的一朝。而今在北大，英語四會是必備的條件，除了各種語言科系的增設，專業項目讀原文書也是基本要求。每年有三百人可以透過甄選，前往日韓、歐美各國留學，國外學校前來交流的國際會議，哈佛、耶魯、華盛頓、特拉維夫……，平均每星期就會有一場。

目前北大的交流聯繫已遍及四十七個國家地區、一百七十四所學校，而此次行程的負責人，是交流中心副主任崔岩老師，親切體貼的招呼，就像對待家人一樣，大家都叫他崔媽媽。還有服務人員：北大學生易明群和田煒。來自四川的易明群，畢業後工作了兩年，今年剛考上北大法研所，趁未開學的空檔到交流中心打工，有豐富的帶團經驗，講起北京來駕輕就熟。北大政治系畢業的田煒，目前是對外交流中心的專職接待員，才剛接這份工作，在熱忱中帶著忐忑，誠懇的眼神裡有份憨直的東北笑容。

從機場通過四環路，四十分鐘就可以到北大，由於在香港機場轉機待了四個小時，到這裡已經有些晚了，還來不及探訪北大早晨的味道。由南大門進校園，出來迎接的是路旁的荷花池，還有許多穿梭的腳踏車。團員們進駐在北大勺園六號樓及八號樓，分配好房間就先盥洗，因為勺園樓到十二點就沒有熱水了，而且，明天一早七點就要起床學習打太極拳。

太極拳教練陳占奎是武當派張三豐太極拳第十九代傳人，小露兩招的起式，大家就累得受不了，沒想到慢條斯理的動作，也要花很多氣力去協調好。

勺園二號樓的歡迎宴後，即啟程到豐台區宛平城內，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」內刻著毛澤東「中華民族解放萬歲」的字樣，對應於四壁抗日英雄的汗血山河。建於一一八八年的盧溝橋，由「盧溝曉月」的石碑開始，數不清的大小獅子考驗著大家的耐心和仔細度，一九九九年，大陸文物管理部的統計是五百零二隻，不過，哪年再多或少一些也是有可能的事。橋尾那端的市集上，賣著石刻、古玩、錢幣等，刻一對玉製的龍鳳印章，大約是人民幣四十元。

古橋的步道已被封住，只能走在重新整修現代石板路，沈沈的古蹟在此靜靜守候著，對這些獅子而言，又是些過路的觀光客，事變的解說下，拿了莊嚴的無語做註解。

都是華夏的學子們

大陸學子就學，是按照各省人口比例分配名額。不過，不管蒙古、湖南、黑龍江，對台灣人來說，都是一嘴流利的北京腔。不少學生為了準備GRE，暑假仍留在學校裡。一早五點未到，人潮圍著湖水，落在島亭和花神廟，拿著隨身聽狂背，聽的全是英文廣播。

朱俊清就住北京城，是阿拉伯語系的大一新生，靈巧的眼神又圓又亮，學語言，當然就想到不同的地方跑一跑；張震是力學與工程科學研究所的碩二生，來自山西，有著踏實又誠穩的模樣，平日都在實驗室裡，舉行研討會時，也常幫忙招待來訪外賓，前兩天才帶著台灣來的慈濟團體爬長城。他說：「很喜歡和台灣來的朋友交流，因為有家人的感覺。」

北大男生宿舍在南區店街旁，暗暗的走道上晾著T恤和牛仔褲，沒有衣櫃和書桌，房裡只放了三張上下鋪的床，門邊擺著新增的電腦，半掩著沒法全開的門，有的趴著看書，有的在上網，對於走來走去的旁人也習以為常，其實也有比較新的宿舍，不過都會先給外籍生住。

去年剛建好的女生宿舍，一樓放著整潔比賽的大黑板，四人一間房，除了衣櫥桌子，還有暖氣，牆上貼著歌手照片、勵志小語，以及英文單字的卡片。各個年級一棟樓，一直住四年不用搬，所以今年的「大一樓」，就是明年的「大二樓」。陽台上，可以直接看到對面的男生，期末的夜晚總會傳來歌聲，唱著「對面的女孩看過來」。

清晨到夜間，北大校園內各處都是拿著小本子的背誦聲，學生們每天唸書的平均時間是十小時，而睡眠時間不到五小時。此外，校內也開設漢語培訓班，藉著學語言，交流各國不同的文化，以打開新領域的視窗。九〇年代開始，大陸留學生人數已連續三年居各國留美學生之冠，據統計，目前至少約有五萬九千名大陸學生在美留學。

在北大的校園裡，即使拿著地圖還是會迷路，問個路經的學生，很多的回答都是：「哦，往北。」他們總能很明確的分辨出方位，因為北京城就是個正正的方格網，但對外地來的人而言，這種答案等於沒說，小易姐說，反正就是「上北下南左西右東」。

夜間的北大校園裡，多數街道仍然通亮，未名湖的石舫上，哼著各自的歌曲，猜著楊柳的故鄉，不管是何處，此時，都聚到了這裡。雖然來自四面八方，卻共同在此留下，就如北大副校長郝斌說的：「進了北大門，就是北大人。」

相同的語言　不同的溝通

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」的課程，主講人是北大經濟學院副院長胡堅教授，介紹大陸經濟改革的重點與成就，由原本的農民生活到特區規劃，在發展數據中，展現出驚人的活力。她說，現今，大陸的高考就像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」，因為以目前而言，這是獲取晉身的唯一依靠，就以胡教授本身為例，她在文革時只是個裁縫女工，但她心裡想著：「我不應該一輩子是這樣，中國也不是永遠這樣。」改革後

，因為這個信念，就此走出了自己的光芒。如很多大陸青年一樣，抓住了一絲希望的微光，就會努力的爬。

大陸的台灣人日益增多，現今，在上海的台商及家眷已有三十萬人，雖然講的都是中國話，卻常因用語的歧異產生誤解。隨著經商交流，語言模式的運用也在轉換和學習中，海協會聯絡部主任王小兵說：像「運作」這個詞兒就是從台灣來的，以前大陸說運行、製造，好像都還是不夠完全，但有了「運作」就可以完美表達出它的意思，真是太好用了。

在交流中心幫忙打掃的林濰靜，今年二十出頭，和參訪團員們一般大，來自山東煙台的她，和姐姐租了個小房間，一起到北京城來工作，會認識她是由那個認真的笑容起。大陸的學費並不便宜，城裡的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孩子，可能就要花掉所有的積蓄，目前還有很多地方，並不享有讀書的權利，但是他們仍然認份而知足，擔負賺錢養家的使命，她說：「每年，家鄉都有好多人到大都市去工作，過年時再把錢拿回家。」

解說員田煒說：「其實我真想不透，到底我們有什麼不一樣。」好多地方，在認同和對立中，總在熟悉中有點矛盾和尷尬，雖是相近的話語和面貌，卻讓人不知該相互排擠，還是擁抱。（未完待續）